

卷第二百八十九 妖妄二

李泌 紙衣師 明思遠 周士龍 李長源 雙聖燈 路神通 五福樓 魚目為舍利

目老叟為小兒 於世尊 捉佛光事 大輪咒 陳僕射 解元龜 蔡叟 張守一

李泌

李泌以虛誕自任。嘗對客：教家人遺灑掃，今夜洪崖來。有人遺美酒一榼，會有客至，乃曰：「麻姑送酒，與君同傾。」傾未畢，闔者云：「某侍郎取榼，泌命倒還，亦無愧色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」

紙衣師

大歷中，有一僧，稱為苦行。不衣繒絮布緇之類，常衣紙衣，時人呼為紙衣禪師。代宗武皇帝召入禁中道場安置，令禮念。每月一度出外，人轉崇敬。後盜禁中金佛，事發，召京兆府決殺。（出《辯疑志》）」

明思遠

華山道士明思遠，勤修道篆，三十餘年。常教人「金水分形之法」，並閉氣存思，師事甚眾。永泰中，華州虎暴。思遠告人云：「虎不足畏，但閉氣存思，令十指頭各出一獅子，但使向前，虎即去。」思遠兼與人同行，欲暮，於谷口行逢虎。其伴驚懼散去，唯思遠端然，閉氣存思。俄然為虎所食。其徒明日於谷口相尋，但見鬆蘿及雙履耳。（出《辯疑志》）」

周士龍

周士龍者，婺州東陽人。能辨山岡，卜擇墳墓之地，與叔父齊名。每至歲月大通，門庭車馬如市，人之夭壽官位，吉凶利害，一切以地斷。大歷五年，至鄴中，鄴中兵馬使姚希晟新葬母氏於青都村，士龍占其塚：「一年合家破。」到明年，希晟犯事至死。鄴中之人，無不驚駭，相與謂之神人。又有兵馬使婁舉大事，遂懇祈士龍卜地，前後餉千餘貫。士龍大喜，遂與月餘日尋訪山原。忽得一處，說其地勢回抱，是龍腹，三年內必得節度使。舉亦以自負。歲中，鄴中軍變，舉因此謂地勢有憑，便有異圖。事發。遂斬於軍門，舉家無復遺類。（出《辯疑志》）」

李長源

李長源常服氣導引，並學禹步方術之事，凡數十年。自謂得靈精妙，而道已成。遠近輩親敬師者甚多。洪州晝日火發，風猛燄烈，從北來。家人等狼狽，欲拆屋倒籬，以斷其勢。長源止之，遂上屋禹步禁咒。俄然火來轉盛，長源高聲誦咒，遂有迸火飛燄，先著長源身，遂墮於屋下。所居之室，燒蕩盡。器用服玩，無復子遺。其餘圖篆持咒之具，悉為灰燼。（出《辯疑志》）」

雙聖燈

長安城南四十里，有靈母谷，呼為炭谷。入谷五里，有惠炬寺。寺西南渡（渡原作庭。據明抄本改。）澗，水緣崖側，一十八里至峰，謂之靈應台。台上置塔。塔中觀世音菩薩鐵像。像是六軍散將安太清置造。眾傳觀世音菩薩曾見身於此台。又說塔鐵像常見身光。長安市人流俗之輩，爭往觀謁，去者皆背負米曲油醬之屬。台下並側近蘭若四十餘所，僧及行童，衣服飲食有餘。每至大齋日送供，士女僅至千人，少不減數百，同宿於台上，至於禮念，求見光。兼云：常見聖燈出，其燈或在半山，或在平地，高下無定。大歷十四年，四月八日夜，大眾合聲禮念，西南近台，見雙聖燈。又有一六軍健卒，遂自撲，叫喚觀世音菩薩，步步趨聖燈向前，忽然被虎拽去。其見者乃是虎目光也。（出《辯疑志》）」

路神通

段成式門下騶路神通，每軍較，力能戴石，箠輶六百斤石，齧破石粟數十。背紮天王，自言得神力，入場神（神原作人。據明抄本改。）助之（之原作多。據明抄本改。）則力生。當至朔望日，具乳糜，焚香袒坐，使妻兒供養其背而拜焉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」

五福樓

元和初，陰陽家言五福太一在蜀，故劉辟造五福樓。符載為文記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」

魚目為舍利

澤州僧洪密請舍利塔，洪密以禪宗謎語鼓扇愚俗，自云身出舍利。曾至太原，豪民迎請，婦人羅拜。洪密既辭，婦人於其所坐之處拾得百粒。人驗之，皆枯魚之目也。將辭去山中，要十數番粗氈。半日獲五百番。其惑人也如此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」

目老叟為小兒

長安完盛之時，有一道術人，稱得丹砂之妙，顏如弱冠，自言三百餘歲。京都人甚慕之。至於輸貨術丹，橫經請益者，門如肆市。時有朝士數人造其第，飲啜方酣，有闔者報曰：「郎君從莊上來，欲參觀。」道士作色叱之。坐客聞之，或曰：「賢郎遠來，何妨一見。」道士矍矍移時，乃曰：「但令人來。」俄見一老叟，鬢髮如銀，昏耄傴僂，趨前而拜。拜訖，叱入中門。徐謂坐客曰：「小兒愚呆，不肯服食丹砂，以至於此。都未及百歲，枯槁如斯，常已斥於村墅間耳。」坐客愈更神之。後有人私詰道士親知，乃云：「傴僂者即其父也。」好道術者，受其誑惑。如欺嬰孩矣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」

於世尊

遂州巡屬村民，姓於，號世尊者，與一女，皆逆知人之吉凶，數州敬奉，舍財山積。鑿鑿崖壁，列為佛像，所費莫知紀極。節度許公存，以其妖妄，召至府衙，俾其射覆。不中，乃械而殺之，一無神變。於其所居，得五色文麻絇，以牛載僅百馱，錢帛即可知也。每夜會，自作阿彌陀佛，宮殿池沼，一如西方。男女俱集，念佛而已。斯亦下愚之流，豈術神耶，將有物憑之耶？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」

捉佛光事

高燕公鎮蜀日，大慈寺僧申報，堂佛光見。燕公判曰：「付馬步使捉佛光過。」所司密察之，誘其童子，具云：「僧輩以鏡承隙日中影，閃於佛上。」由此乖露，擒而罪之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」

大輪咒

釋教五部持念中，有大（大據書前題作火。）輪咒術，以之救病，亦不甚效。然其攝人精魄，率皆狂走，或登屋樑，或蹴瓷碗。閭閻敬奉，殆似神聖。此輩由是廣獲金帛。陵州貴平縣牛鞞村民有周達者，販鬻此術，一旦沸油煎其陰，以充供養，觀者如堵，或驚或笑。初自忘痛，尋以致殂也。中間僧昭浦說，朗州有僧號周大悲者，行此咒術，一旦煉陰而斃。與愚所見何姓氏恰同，而其事無殊也？蓋小人用道欺天，殘形自罰，以其事同，因而錄之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陳僕射

唐軍容使田令孜擅權，有回天之力。嘗致書於許昌，為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職，節將崔侍中安潛拒而不與。邇後崔公移鎮西川，陳敬瑄與楊師立、牛勣、羅元杲，以打球爭三川，敬瑄獲頭籌，制授右蜀節度，以代崔公。中外驚駭。報狀雲陳僕射之命，莫知誰何。青城縣妖人作彌勒會，窺此聲勢，偽作陳僕射行李，雲，山東盜起，車駕必幸蜀，先以陳公走馬赴任。乃樹一魁，妖共翼佐之。軍府未諭，亦差迎侯。至近驛，有指揮索白馬四匹，察事者覺其非常，乃羈縻之。未及旋踵，真陳僕射速轡而至，其妖人等悉擒縛而俟命，潁州俾隱而誅之。識者曰：「陳太師由闒宦之力，無涓塵之效。盜處方鎮，始為妖物所憑，終亦自貽（貽原作殆。據明抄本改。）誅滅，非不幸也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」

解元龜

道士解元龜，本西蜀節將下軍校。明宗入纂，言自西來，對於便殿，進詩歌聖德，自稱太白山正一道士。上表乞西都留守、兼三川制置使，要修西京宮闕。上謂侍臣曰：「此老耄自遠來朝此，期別有異見，乃為身名，甚堪笑也。」賜號知白先生，賜紫。斯乃狂妄人也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蔡畋

唐高駢鎮成都，甚好方術。有處士蔡畋者，以黃白乾之，取瓦一口，研丹一粒，涂半入火，燒成半截紫磨金，乃奇事也。蔡生自貧，人皆敬之，以為地仙。燕公求之不得，久而乖露，乃是得藥於人，眩惑賣弄，為元戎殺之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張守一

張守一者，滄景田裡人也。少怠惰，不事生計。自言能易五金，以溺好利者。其後貧弊，不能自存，乃負一柳筐，鬻粉黛以買衣食，流轉江淮間。呂用之以妖妄見遇，遂來廣陵，客於蕭勝門下。久不得志，將舍勝去。用之聞之，止之曰：「男子以心誠期物，何患無知己？倘能與用之同，即富貴之事，當共圖之。」由是為用之所薦。高駢見其鄙樸，常以真仙待之。及得志，雖僭侈不及用之，貪冒之心特甚。二都建，為左鎮 軍使，累轉檢校左僕射，其禮敬次於用之。每話道對酌，自旦及暮，不能自舍。誑惑之計，與用之常相表裡，以致數年其事不泄。光啟二年，偽朝授守一德州刺史。明年，渤海以閩川奏守一，事未受而敗。乃從楊行密入城，又請為諸將合太還丹。藥未就，會有康知柔者，本鄭昌圖家吏，昌圖判戶部，以知柔為發運使。院胥伍諷，嘗得罪於知柔，鞭之。楊行密入城，諷遂發知柔贓罪二十餘事。至是諷及知柔，俱係於軍侯獄。知柔素與守一善，曰：「願入財以贖罪。」守一即白於楊公。公以守一、知柔泊諷，事跡皆不可原，遂命就獄殺之。（出《妖亂志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